

那年暑假，我挖了一口井

李宜华

十三岁的那年暑假，我一个人，起早贪黑，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，在自家的院子里，挖了一口井。

我家住在安庆城区的工农街，门口原本有公用的井，但一条街上的人家都指望它，存水的速度总也赶不上取水的节奏。从早到晚，打水的人络绎不绝，水桶的磕碰声与等待的抱怨声交织，成了躲不过的噪音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张萍家。他家有两位劳力，比我大四岁的儿子和四十多岁的父亲，技术和力量都有，他们不声不响地，在院子里挖了一口井。那口井，与我的卧室仅一墙之隔，我的窗户正对着他们家院子。每当夜晚我点亮台灯准备写作业，隔壁哗哗的泼水声、洗衣的搓揉声和一家人的说笑声，便会清晰地传过来。那丰沛而自由的水声，像一只只小手，不断撩拨着我的内心。也不知从何时起，“我也要挖一口井”这个念头，如一匹野马，在心里奔腾不歇。

那年，我正好小学毕业。

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女生，凭什么能挖成一口井？即便在今天，它也是一项浩大得近乎荒谬的工程。这件本不该由我做的事情，在我们家确有原因。外公那时尚在先锋街粮站上班，终日忙碌，外婆操持着一大家子的日常，已无余力。父亲虽然年轻，却因工作被派往宿松县担任工作组组长，一去就是两年。即便父亲在家，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也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体力活，他曾在部队从高处摔下，腰部受过重创，但他拒绝旁人让他开具工伤证明的建议，就这样带着暗伤转业地方。岁月流逝，他的腰渐渐弯曲成了一个沉默的S形。

平日里，全家饮用的水，要从八百米外的自来水站挑回来。这根扁担，主要压在外公的肩上。但父亲心里始终有个结，他不愿被视为“出不了力”的人，于是让战友帮忙设计制作出一辆小推车，车上能稳稳当当地放下六个木桶，他只要在家，便会推着这辆车去水站，一趟能解决好几天的吃水问题。这辆小推车，是父亲用智慧对抗困窘的证据。然而，洗衣、洗菜这类生活用水，仍需要到一里地之外的清水壕去，母亲左拧右拎的样子，始终成为我心里一个结。



一个普通的夏日傍晚，天边的晚霞燃烧得像一团瑰丽的火焰。外公摇着蒲扇，望着天色说：“瞧这天气，明天怕是又要热死人。”我趁机，用仿佛自言自语的样子试探道：“要是我们家自己



起飞 李海波 图

有一口井就好了，井水冬暖夏凉呢。”这话，是说给自己听，更是说给外公、外婆听的。“那敢情好呀。”外婆不假思索地应和着。我于是顺着话头，进一步说道：“那……我们家也可以挖一口井呀。”话音刚落，外公就白了我一眼：“还挖井呢？你爸爸不在家，我天天上班，谁有那个闲工夫？”“我挖！”我几乎是脱口而出。这句话，像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惹得外公、外婆哈哈大笑。

说实话，在那一刻之前，我的决心或许还不怎么坚定。但他们笑声中那份自然而然的不以为然，那份不经意的藐视，瞬间刺痛了我骨子里最倔强的那根神经。我好像从小就是这样，别人越认为我做不到的事，我偏要咬着牙把它做好。一股无形的力量，在那笑声中凝聚成了一种坚定。“我明天就挖，你们看着，我到底能不能挖成！”

那天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心里盘算着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，但千头万绪最后都汇成一个结果：这口井，我非挖不可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外婆照例去买菜，外公正准备去上班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来回溜达，想引起外公的注意，让他明白我不是在说笑。但我心里也清楚，在这个家里，外公是做不了主的，他事事都听从外婆的安排。远远地，看见外婆提着菜篮子往家走，我想与其拐弯抹角，不如开门见山。

外婆以为昨晚的笑谈早已过去，没成想我这倔强劲儿真的上来了。我是外婆一手带大的，她最了解我的脾气，看我一脸严肃的样子，便知道我是铁了心。我不再说一句话，只是默默地跟在外婆身后，等待着她的“裁决”。她转过身，对着正准备出门的外公说：“那你看看，院子里哪个地方适合挖？”外公接到“最高指示”，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立刻拿起靠在墙角的铁锹，在院子靠北的一块空地上，用力画了一个清晰的圆圈，说：“要挖，就在这儿挖吧。”小时候，我常常有些看不上外公这种对

外婆“毫无原则”的附和，觉得他缺乏主见，直到许多年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，这哪里是怯懦，分明是他宠溺外婆的一种独特方式。

阳光炙热似火，我拿起那把沉重的铁锹，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工程。地上的土质异常坚硬干燥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挖出一个脸盆大小的浅坑。泥土中掺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鹅卵石，挖掘起来，十分费劲。想起地理老师说过，鹅卵石是远古时代地壳运动、河流冲刷的产物。这么说来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，在遥远的过去，或许也曾是河床，被丰沛的河水深深沁润过。一念及此，跨越时空的沧桑与辽阔感顿时涌上心头。

第二天的进展依然缓慢，整整两天，深度不过半米左右。不过土的颜色比表面的黄土要深黑一些。晚餐时外婆特意在我的碗里多放了一枚金黄的荷包蛋，说“累了一天，多吃点”。那个晚上，我沉沉睡去，连夏夜的闷热也浑然不觉了。

越往下挖掘，难度愈发增大。黑色的土层渐渐变成了粘性很重的黄土，不像表层那么松散干燥。长柄的铁锹开始施展不开，我只好换上一把小巧的锄头，一锄一锄耐心地刨。直到某一天，当我站在坑底，头已经完全低于地面时，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眼前，挖出来的土，该如何运送上去？起初，我用一个小桶装满土，拴上绳子，然后自己像青蛙一样，手脚并用爬出坑外，再费力地把桶提上来。说到爬上来，那也是我自己想出的土办法，用锄头在相对的两侧井壁上，对称地凿出一个一个小坑，作为落脚点，再攀爬上来。但这样上上下下，效率极低，也格外耗费体力，我灵机一动，索性待在井底，将湿润的泥土用手捏成一个个结实的大泥团，直接用力抛到地面上。挖到一米多深时，土壤中的水明显增多，泥团更容易成型。就这样，我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工作节奏，在井下挖一会儿，再扔一会儿泥团。效率提高了，人也觉得轻松不少。

有一天，我正全神贯注地蜷缩在

井下劳作，忽然听见外婆在井口喊我，说有同学来找。我熟练地蹬着井壁脚窝，半个身子探出地面，一看，是小学同学蒋莉莉，她早在四年级时就被选拔进了安徽省黄梅戏学校，成了一名专业黄梅戏演员。她看着我满脸满身的泥污，笑着惊讶地问我：“你这是在干嘛？”当得知我竟是在挖一口井时，她难以置信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她的这种反应，其实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。没有人相信，看似娇生惯养的小女孩，竟能迸发出如此惊人的毅力。事实上，多年以后，当我回首那个暑假，重新审视那个十三岁的自己，也忍不住要为她竖起大拇指。

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，我几乎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节奏，清晨早早开始劳作，中午匆匆吃口饭，下午继续抡起锄头。当然，也有过因为极度疲倦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，但“放弃”这两个字，从未在我脑海里停留过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着，清冽的井水从自家院子里汩汩涌出的那个场景，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画面。虽然井下的泥土越来越湿润，冰凉的感觉透过脚底传遍全身，但我始终没有见到外公所说的那种明显的“泉眼”。那几天的晚饭桌上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追着外公：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挖到水呢？”外公总是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我：“快了，快了！”在我心中，外公虽然在家对外婆百依百顺，但在生活经验和动手能力上，几乎是独当一面，无所不能的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是粮站年年评比的先进工作者。他的肯定，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安慰。

过了一个月左右，终于出现了让我铭记一生的时刻，我正刨着土，突然感到指尖触到一股彻骨的冰凉，是水！我激动地用锄头小心地刨开那片湿泥，清晰地看到，一股细如发丝的水流，在泥土的缝隙中缓缓涌动。紧接着，第二个泉眼出现了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，大声喊叫起来：“挖到水啦，挖到水啦！”我一仰起头，透过圆圆的井口，外公、外婆微笑的脸庞凑在一起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格外地温暖、好看。人的一生中，总会有几个瞬间被永远地定格在心里，那一刻就是。

井，算是挖成了，但后续的加固和完善工作，则是由外公和邻居小发叔叔完成的。他们在井底垫上一层厚沙，沙子上铺一层鹅卵石，用红砖从井底开始，沿井壁垒砌，最后用水泥和砖块做一圆形的井台。我常常趴在井口，望着泛着涟漪和微光的清泉，心中的那份骄傲和澎湃，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。

第二年春天，井边种了一棵枇杷树。初夏金黄的果实累累垂垂。父亲结束了宿松的工作回家，站在这口井旁，高度赞扬了故作镇定的我，神情里除了惊诧，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敬佩。